

情景

纪荊 著



漢口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池莉著

漢口 情景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& ART
PUBLISHING HOUSE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汉口情景 / 池莉著. --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4
ISBN 978-7-5399-7573-3

I. ①汉… II. ①池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161176号

书 名 汉口情景

著 者 池 莉

出 品 人	黄小初	总 策 划	汪修荣
图书策划	酷蜗牛工作室	责任编辑	王雁雁 王宏波
装帧设计	余一梅	封面题字	鲁凌夫子
助理编辑	张 雯 汪 旭	内文制作	孔文伟
	童蕴桃 陈琪荣		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 × 1230毫米 1/32
印 张 9.5
字 数 212千字
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7573-3
定 价 45.0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池莉

作家，现任武汉市文联主席，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，全国人大代表，政协武汉市常委。80年代发表文学作品。80年代末的《烦恼人生》《不谈爱情》《太阳出世》人生三部曲为中国小说新写实流派发轫之作。多年来有电影电视连续话剧京剧楚剧以及法国舞台剧，不断改编其作品如《来来往往》《小姐你早》《你以为你是谁》《生活秀》《云破处》等。现主要作品见：北京十月出版社2011年版《池莉经典文集》（九卷）。另有散文集《老武汉》《怎么爱你也不够》《熬至滴水成珠》《来吧孩子》等。历年来获各种文学奖70余项。有法、英、西班牙、日、德、韩、越南等国家不断出版其作品。

目录

〇〇一	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
〇二一	你以为你是谁
〇九九	汉口永远的浪漫
一一五	生活秀
一九九	她的城

冷也好熱也好
活著就好

这天。大约是下午四点钟光景。有个赤膊男子骑辆破自行车，“嗤”地刹在小初开堂门前的马路牙子边，不下车，脚尖蹭在地上，将汗湿透的一张钱揉成一坨，两手指一弹，准确地弹到小初开堂的柜台上。

“喂。猫子。给支体温表。”

猫子愉快地应声“呃”，去拿体温表。

收费的汉珍找了零钱，说：“谁呀？”

猫子说：“不晓得谁。”

汉珍说：“不晓得他叫你猫子？”

猫子说：“江汉路一条街人人都晓得我叫猫子。”

汉珍说：“哟，像蛮大名气一样。”

猫子说：“我实事求是。”

汉珍张了张嘴，没想出什么恰当的话来，也就闭了口，将摇头

的电扇定向自己的脸，眼光从吹得东倒西歪的睫毛丛中模糊地投向大街。

猫子走到马路牙子边递体温表给顾客，顷刻间两人都晒得汗滚油流。突然，他们被吓了一大跳，接着他们哈哈大笑，都说：“这个婊子养的！”

猫子又取出一支体温表给了顾客。汉珍说：“出什么事了？”

猫子只顾津津有味地笑，扔过又一支体温表的钱。

汉珍说：“出什么事了啦？”

猫子说：“你猜猜？”

汉珍说：“这么热的天让我猜？你这个人！”

猫子说：“猜猜有趣些。你死也猜不着。”

汉珍：“我真是要劝燕华别嫁你。个巴妈一点都不男子汉。”

猫子说：“么事男子汉？浅薄！告诉你吧，砰——体温表爆了，水银飙出去了！”

汉珍猛地睁大眼睛，说：“我不信！”

“不信？这样——砰。”猫子做动作，动作很传神。

汉珍说：“世界真奇妙。”

猫子白汉珍一眼，摹仿“正大综艺”节目主持人姜昆的普通话：“世界真奇妙。”

他们捂着肚皮笑了。这天余下的钟点过得很快。他们没打瞌睡，谈论了许多奇奇怪怪的话题，很有意思。

下班了。猫子本来是准备回自己家的，现在他改变决定还是去燕华家。今天体温表都爆了，多热的天，他要帮帮燕华。既然他们是在谈恋爱，他就要表现体贴一点儿。

出了小初开堂，顺着大街直走三分钟，燕华家就到了。旧社会过来的老房子，门面小，里头博大精深，地道战一样复杂，不知住了多少家。进门就是陡峭狭窄的木质楼梯，燕华家住二楼，住二楼其中的两间房。燕华一间，她父亲一间，都有十五个平方米，这种住房条件在武汉市的江汉路一带那是好得没说的了。所以燕华就更有俏皮的资本啦。猫子认为：燕华不俏皮谁俏皮？要长相有长相，要房子有房子，要技术有技术，要钱是个独生女。燕华不俏皮谁俏皮？人嘛。不过，话该这么说，燕华只管俏她的，猫子有猫子的把握。

住一楼的王老太在楼梯口坐只小板凳剥毛豆。王老太像钟点，每天下午六点钟准坐这儿择菜。

猫子说：“太。热啊。”

王老太说：“热啊猫子。”

猫子给王老太一盒仁丹，说：“太。热不过了就吃点仁丹。”

王老太说：“咳呀吃么仁丹，这大把年纪了活着害人，只唯愿一口气上不来去了才好。”

猫子说：“看太说到哪里去了。”

王老太倒出几粒银光闪烁的仁丹丸子含在舌头上，含糊地说：“猫子啊，燕华今天轮早班了，你小点心。”

用不着王老太提醒，猫子心中有数。燕华是公共汽车司机，周一轮班，早班凌晨四点发车，最是睡不好的班次。燕华一轮到上早班就寻着猫子发火。所以猫子今天本来是要回自己家的。

燕华在厨房里洗菜，穿了件相当于男式背心的女背心，下面是花布裤头，整个背部包括裤头的腰全汗湿得贴在身上。厨房几家共用，几家的女人都在忙碌饭菜，自然都汗湿得不比燕华少。猫子想

这里好比游泳池了。

猫子说：“热啊嫂子们。”

女人们说：“猫子好甜的嘴。”

猫子说：“燕华。”

燕华哗啦啦洗菜，不理他。

猫子说：“燕华我来洗吧。”

燕华继续洗菜不理人。

猫子朝女人们做了个求助的手势，女人们就说：“燕华死丫头，有福不会享。”

猫子说：“就是。”

燕华竖起一根手指，将脸上的汗珠刮得飞溅。说：“去去。说不来呢做什么事又来了？说你妈病了昵你妈这么快就好了？”

猫子说：“你不晓得今天出了什么事呢，我特意来告诉你的。”

燕华横了他一眼。

女人们都问：“么事呀么事呀？”

猫子说：“我卖一支体温表，拿到街上给顾客。只晒了一会太阳，砰——水银飙出来了，体温表爆了。”

女人们说：“啧啧啧啧，你看这武汉婊子养的热！多少度哇！”

燕华说：“吹！”

猫子说：“我吹吗？我是吹的人吗？”

燕华说：“你以为你不吹？十男九吹。”

猫子说：“那让嫂子们说句公道话。”

女人们说：“猫子真不是吹的人。燕华别冤枉他了。”

燕华说：“你们干什么干什么？八国联军打中国呀。”说完忍不

住笑，扭身跑了。

猫子脱了T恤衫，赤膊上阵洗菜。接着切菜。接着炒菜。叮叮当当。做得大汗淋漓，热火朝天。

女人们说：“猫子啊，一个怕老婆的毛坯子。”

猫子说：“怕就怕。怕老婆有么事丑的。当代大趋势。其实呢，是心疼她，上早班多辛苦。”

女人们说：“猫子真是个好男将哦，又体贴人又勤快，又不赌不嫖。”

猫子说：“你们又不接客，么样晓得我不嫖啊？”

一个女人跑上来拧了猫子的嘴。其他几个咬牙切齿笑，说：“这个小狗日的！”

猫子大笑。

菜饭刚做好，燕华的父亲回来了。老师傅白发白眉，老寿星模样。老通城餐馆退休的豆皮师傅，没休一天又被高薪返聘回去了。据说他是当年给毛泽东做豆皮的厨师之一。这一带街坊邻居无不因此典故而敬慕他。

一厨房的人都一迭声打招呼。

“许师傅您家回来了。”

许师傅说：“回了回了。今天好热啊。”

人都应：“热啊热啊。”

许师傅说：“猫子你热死了，快到房里吹吹电扇。”

猫子说：“无所谓，吹也是热风。”

燕华冲了凉水澡出来。黑色背心白色短裤裙，乳房大腿都坦率地鼓着，英姿飒爽。猫子冲她打了个响指。她扭了扭腰要走。

许师傅说：“燕华莫走！！帮猫子摆饭菜。”

太阳这时正在一点一点沉进大街西头的楼房后边，余辉依然红亮地灼人眼睛。洒水车响着洒水音乐过来过去，马路上腾腾起了一片白雾，紧接着干了。黄昏还没来呢，白天的风就息了。这个死武汉的夏天！

燕华拎了两桶水，一遍又一遍洒在自家门口的马路上，终于将马路洒出了湿湿的黑颜色。待她直起腰的时候，许多人家已经搬出竹床了。

燕华叫：“猫子。”

猫子在楼上回答：“来了。”

过了一会儿猫子还没下楼。

燕华不满意了。高叫：“猫子——”

猫子搬了张竹床下来了。

燕华说：“老不下来老不下来，地方都给人家占了。”

猫子说：“哎你小点声好不好？你这人啦，谁家的竹床自有谁家
的老地方。大家都要睡，挤紧点就挤紧点呗。”

燕华声音低了下来，却没服气，说：“就你懂事，就你会做人，
就你讨街坊喜欢，德性！”

猫子说：“我实事求是嘛。”

猫子和燕华一边斗嘴一边忙活。他们摆好了一张竹床两只躺椅，鸿运扇搁竹床一头，电视机搁竹床另一头。几个晒得黑鱼一样的半大男孩窜来窜去碰得电线荡来荡去，燕华就说：“咄，咄。”赶小动物似的。猫子觉得怪有趣，说：“这些儿子们。”

许师傅摇把折扇下楼来了。他已经冲了个澡，腰间穿条老蓝的棉

绸大裤衩，坐进躺椅里，望着燕华和猫子，一种十分受用的样子。

竹床中央摆的是四菜一汤。别以为家常小菜上不了谱，这可是最当令的武汉市人最爱的菜了：一是鲜红的辣椒凉拌雪白的藕片，二是细细的瘦肉丝炒翠绿的苦瓜，三是筷子长的鲮鱼煎得两面金黄又烹了葱姜酱醋，四是卤出了花骨朵的猪耳朵薄薄切一小碟子。汤呢，清淡，丝瓜蛋花汤。汤上飘一层小磨麻香油。

燕华给父亲倒了一杯酒，给猫子也倒了一杯酒。“黄鹤楼”的酒香和着菜香就笼罩了一大片马路。隔壁左右的邻居说：“许师傅，好菜呀。”

许师傅用筷子直点自家的菜，说：“来来喝一口。”

邻居说：“您家莫客气。”

许师傅说：“那就有偏了。”

燕华冷笑着自言自语：“恶心。”

猫子说：“咳，老人嘛。”

马路对面也是成片的竹床。有人扯着嗓子叫道：“许师傅，好福气呀。”

许师傅说：“福气好福气好。”

燕华开了电视，正好雄壮的国歌升起。大街两旁的竹床上都开饭了。举目四顾，全是吃东西的嘴脸。许师傅吃喝得很香。猫子也香。一条湿毛巾搭在肩上，吃得勇猛，一会儿就得擦去滚滚的汗。燕华盛了一小碗绿豆稀饭，有一口没一口地喝，筷子在菜盘子里拨来拨去，百无聊赖。

猫子说：“燕华，我的菜是不是做得呱呱叫？”

燕华说：“你自我感觉良好。”

猫子说：“嗤！许伯伯你说？”

许师傅说：“是呱呱叫。猫子不简单呐。”

燕华说：“我吃不香。这么热的天还吃得下东西？”

猫子说：“这是没睡好的原因，上早班太辛苦了。所以我不回家，来给你做菜。”

许师傅听完就笑嘻嘻地乐。燕华说：“他油嘴滑舌。先头说是因为出了体温表的事。”

猫子猛拍大腿。他怎么居然还没告诉未来老丈人今天的大新闻呢！他说：“许伯伯，今天出了件稀奇事。一支体温表在街上砰地爆了，水银柱飙出玻璃管了。”

许师傅歪着头想象了好半天，惊叹道：“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哇！猫子，体温表最高多少度？”

猫子说：“摄氏42度。”

许师傅说：“这个婊子养的！好热啊！”

燕华放下碗，说：“热死了。不吃了。”

猫子说：“热是热，吃归吃呀。”

燕华说：“像个苕。”

猫子说：“不吃晚上又饿。”

燕华说：“像个苕。人是活的叻，就叫饿死了？满街的宵夜不晓得吃。”

猫子说：“好吧好吧，十二点钟去吃宵夜。”

燕华说：“你美哩，谁要你陪，我早和人家约好了。”

猫子说：“谁？和谁？”

燕华说：“你是太平洋的警察？——管得真宽。”

许师傅说：“猫子别理她！燕华像放多了胡椒粉，口口呛人。还是个姑娘丫头。”

燕华说：“姑娘们怎么样？姑娘们怎么样？”

许师傅说：“姑娘们要文静本分温顺。”

燕华说：“怕又是旧社会了吧？”

猫子说：“许伯伯您家莫和她怄气。”

许师傅说：“都不理她。”

一老一少两个男人去看电视。燕华从鼻子里哼哼两声，转过身望街去坐；眼睛怔怔变幻着各种情绪。一般姑娘家只背了人才有这种神态的。所以贴街行走的外地人冷不丁瞧见了燕华便吓了一跳。

街上行人稀了一些，却也稀不到哪儿去。武汉市城区每平方公里平均将近四千人，江汉路又是城区最繁华的商业区，行人又能稀到哪儿去？照旧是车水马龙。不过日暮黄昏了，竹床全出来了，车马就被挤到马路中间去了。本市人不觉得有什么异常，与公共汽车、自行车等等一块儿走在大街中间。外地人就惊讶得不得了。他们侧身慢慢地走，长长一条街，一条街的胳膊大腿，男女区别不大，明晃晃全是肉。武汉市这风景呵！

电视播放国际新闻了。

猫子大声宣布：“嗨，国际啦国际啦。”

在伊拉克侵占科威特之后，猫子主动负起了提醒街坊看国际新闻的责任。几家男人端着饭碗跑了过来。

伊拉克吞并了科威特又想搞沙特阿拉伯。

猫子说：“个婊子养的伊拉克，吃饱了撑的。”

男人们都感慨：“这个婊子养的！”

有人说：“这婊子破坏我们亚运会。等开完亚运再打不迟嘛。”

许师傅说：“毛主席说过，侵略者决无好下场。你们信不信？”

猫子说：“我信。有钱的国家都出动了，收拾它是迟早的事。”

男人们说：“那难说。东盟其实不喜欢美国佬。咱们出兵算了，赚点外汇，减少点人口，又主持了正义，刀切豆腐两面光。不知江书记想到了这点没有？”

许师傅说：“你们怎么这种思想呢？现在的年轻人？”

大家说：“许师傅啊，我们哪有什么思想，比不得您家，毛泽东思想武装的。”

许师傅知道这是玩笑话，和气地笑了。

臭了一顿伊拉克，接着又臭武汉的持续高温。再接下来是广告，又臭广告。臭广告的时候人就渐渐散了。

猫子一放下碗，许师傅就说：“燕华，收碗。”

燕华说：“我要等汉珍。”

猫子说：“哦，汉珍。你们好紧的口，都不告诉我。”

燕华说：“你是个么事大人物，要告诉你？”

许师傅说：“收碗，燕华！”

猫子说：“我来收。我来收。”

许师傅说：“不行猫子。街坊邻居都看着，我家这点家教还是有的。燕华收碗！”

燕华不情不愿起身收拾碗筷，猫子给她打下手。

王老太和女人们看着燕华猫子上了楼，就对许师傅说：“您家做得对，燕华脾气娇躁了一些。猫子是个几好的伢，换个人燕华要吃亏的。”